

搅团

■ 王宏哲

男人在炕上懒睡，女人低着头做针线。窗外西北风在呼呼地吹。女人呵了一下，女人又呵了一下手。男人动了动，翻了个身，打一个长长的呵欠，又伸一个长长的懒腰，说真舒服，这热炕把人睡的，浑身的骨头都软了。女人抬起头将针在发间篋一篋，瞟一眼男人，说就知道睡，一整个冬天吃了睡，睡了吃的，再这样下去就快跟圈里养着的黑黑一样了。男人明知黑黑是自家喂着的一头猪，却不恼，只管龇牙笑，说你不说吃还罢了，你一说吃我咋觉着肚子饿了。就躺着用脚蹬女人，说去去去，快去给咱做顿饭。女人翻一眼男人，将手里的活计往炕沿上一放，说做做做，你赶快起来扯了柴火回来拉风箱，我给咱和面水打搅团。男人嘟囔嚷嚷地似不满，却也磨磨蹭蹭地下了炕朝院门口走。院门口北边摆着麦秸垛，院门口南边晒着玉米秆。男人扯一大把麦秸又抱上一捆晒干的玉米秆朝灶间走，一旁几只觅食的老母鸡歪着脖子咕咕咕地叫着看。

男人在灶间坐下来，麦秸引着火，玉米秆折成截往灶膛里塞，另一只手将风箱拉得嘎吱嘎吱的，就见火苗子呼呼地在灶膛子里盛不下，拧成一股子朝灶膛外蹿。男人被火苗子映红了脸，笑说你咱烧的这火，不说是做饭，就是来打铁也不差。女人扑哧一笑说好好好，拿了勺在盛了面加了水的洋瓷盆子里来回地搅，搅没了疙瘩搅匀了，又舀一勺从高处慢慢地往盆里流着看稀稠。面水稀了搅团软，用筷子夹不到嘴边；面水稠了搅团硬，盛到碗里像砖头，吃到嘴里像石头——掌握住稀稠就很关键。在柳树村流传着一个瓜女子打搅团的故事，说是一个瓜女子和面水，起先是

面水和得稠，她娘一说，她哧哧就加了一瓢水；她娘又说面水稀，她扑腾就又加了一升面。如此反复，结果是，一会儿稀，一会儿稠，饭不见做熟，面水倒是满满增到了一大盆。此后，村里人谁骂谁做事情不靠谱，就会说，你这是瓜女子打搅团——拿不住稀稠么。

女人把面水搅和好，锅里的水哗哗地开得正好。女人把面盆端到灶台前，锅盖一揭开一团雾气就围上来，忍不住扭了头嘟起嘴噗噗地吹几下，招呼男人说火慢些，火慢些。眼见得气浪消退些，女人就一手端着面盆缓缓地往锅里倒，一手拿着勺子在锅里慢慢地搅。倒完了面水把锅盖再一扣，对男人说现在你给咱大火烧。男人一手往灶膛里加了柴，一手就把风箱拉得更欢实。不一会儿，看到锅盖四周气渐圆，女人揭开锅盖拿起勺子又在里面搅。搅是有讲究的，一般是左搅多少下，右搅多少下，边搅还边念叨，说搅团要得好，得搅一百搅。搅完了舀一勺挑起老高往锅里流，流成一道黄黄亮亮的线，不见断，证明软硬合适也筋道，就把锅盖再一盖，说少添柴，慢火烧开就好了。

再揭开锅的时候，热腾腾的搅团已做好，现吃的就往一个一个的碗里盛，然后又舀了煮熟的浆水汁儿往里浇，抄了鲜红的油泼辣椒往里调。一时间碗里是黄黄的搅团红红的汁儿，如果再能放上一块子臊子或荤油，上面再撒些绿色的韭菜或香菜，但见一圈一圈的油花子荡开来，一阵儿一阵儿的酸香散开来，端着碗急不可耐地就想动筷子。但吃搅团往往又急不得，会吃的一般是嘴巴凑近了碗，顺着碗沿转着圈地夹，一口一口地慢慢地吃，搅团吃完了汁儿可能还是清澈

的；不会吃的性子急，拿一双筷子在碗里胡搅和，夹一筷子送到嘴里急急地就下咽，结果是刚一下肚就放了碗哎呀哎呀地直叫喊，说烫得心尖尖一阵阵地疼。弄得满头大汗的，一碗饭吃完剩下的汤汁也成了黏糊糊。

还有一种吃法叫漏鱼儿，也有的地方叫滴流儿。在我们柳树村叫咕哪儿，后一个字发儿化音，轻轻巧巧地从舌尖蹦出来往上挑，光听名字就有味儿。一般是事先放一盆冷水在灶台，然后将刚做好的搅团舀出来，隔着一个圆眼的篋萝往下倒，那些搅团经过了一个一个的圆眼儿流出来，入水便成了一条一条的面鱼儿。在水里冰一会儿捞出来，盛到碗里浇了汁儿，端着碗用筷子往嘴里拨，绵软软，润润滑滑的，呼呼呼噜地就入了肚。

——这个笑话也许是哪个没正经的家伙瞎编的，但我在村里却经常听一些人嘻嘻哈哈地说起过。

中午的搅团吃不完，寻一个大盘或大盆盛了先晾着，吃的时候先用刀子蘸了水划成几大块，然后再一块一块地切成小方块，倒进开水锅里加了调料菜蔬慢慢地烧，一滚后就可舀到碗里端着吃——这是烩搅团。也有根本不用烩，肚饿了临时从盘子里切一块丢碗里，调了汁儿放了辣椒，手端着碗坐在门墩或是倚着门框，边和谁说着闲话边夹成一块儿一块儿地往嘴里送。吃搅团胀肚容易饿，所以有一个俗名叫“哄上坡”。我记得有一年半下午，我对门的半大小子王奋勇玩饿了，端一碗凉搅团靠在街边的电线杆子上歪着头吃。他端的是个大老碗，汁儿里辣子放得多，每夹一块儿搅团还没送到嘴边，舌头先伸得长长的，

顺着碗沿一前伸，接着是搅团一后卷，喉结上下一蠕动，紧接着咕咚一声就咽进了肚。村里的一个知青正好走过，站在王奋勇跟前咽着唾沫一个劲儿地看。王奋勇停住筷子说你咋看？知青说我在看你吃搅团。王奋勇说吃搅团有啥好看的，想吃了我给你也端一碗。知青一听高兴得很，说好好好，那你给我也端一碗。不多久，王奋勇端来了一碗调好的凉搅团，知青接过碗拿起筷子学着王奋勇的样子不一会儿就吃完了一大碗，辣得满头是汗，却一迭连声说好吃得很，好吃得很，赶明儿几个我们自己也做呀。第二天几个知青果然借了苞谷面和浆水，烟熏火燎地忙了一整却吃不成——熬成了一锅黏糍子。

我们家那时大多中午是搅团，吃得多了就觉得厌。每每中午放学了我回家先往灶房钻，一看见母亲做的是搅团，就刷的一下吊了脸，嘟囔说搅团搅团，整天光知道吃搅团，谁家隔三岔五就吃面。我妈心情好的时候会许诺什么时候可以吃回面，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挪揄，说人家吃面你咋不去抢人家的碗。我就气哼哼地，也不吭声，抓一个馍撒点盐，凑合着就当了中午饭。实在没办法了也会合，却在心里暗暗地发毒誓，说最好以后一辈子都不再吃搅团。

多少年后，当吃什么再也不成问题的时候，我却常常想起当年大铁锅里打出的苞谷面热搅团。有时候我会在家里尝试着做一顿，有时候回家前母亲电话里问吃什么，我也会回答说吃搅团。只是再端起搅团碗的时候，我才知道，当年的味道是吃不出了，就像我经见的那些岁月，看似留在脑海里，其实已经远远地，再也无法寻回了。

洄水是个湾

■ 余兴福



鲁迅先生曾说过：“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么？所谓的故乡，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在流浪道路上落脚的最后一站。”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四川填陕西”，先祖颠沛流离，偶然间在巴山深处一个叫洄水湾的小镇停下了脚步。我没有在这儿生，也没有在这儿长，但这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我心灵深处永远的故乡。

民国年间，紫阳兵连祸接，民无宁日。1929年，土匪陈定安洗劫瓦房店，袭击宦姑滩后，沿八道河逆流而上，将洄水湾付之一炬，我家几院房屋葬身火海，曾祖父也因不肯上山作其师爷而惨遭杀害。

这场变故改变了祖父的人生轨迹。祖父将用于看家护院的两只短枪送给土匪头子阎治安，并允许他在我家宅基废墟上修建房屋，使其得以在洄水湾起家。后来，阎治安在八道河流域横行乡里，鱼肉人民。那个年代，人是最容易堕落的，祖父成了阉家烟馆和赌场的总管，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将丰厚的家资在那里挥霍一空。

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并没有洗刷掉祖父的“历史污点”，解放后，带给他的是没完没了的检查，无休无止的批斗。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城镇居民下放的浪潮首先波及我家，全家人逆八道河而上，来到一个叫“顶粮坡”的小村庄。在那个粮食比黄金还珍贵的岁月，谁都知道，多添几口人将意味着什么，乡亲们并不欢迎这几个吃公粮的市民。曾祖母年近八旬，颇着一双小脚，步履蹒跚，颤颤巍巍，生活勉强能够自理。文弱的祖父不敢下地干活，凭着一手好字和广泛的交际，为生产队计工分、“搞外交”，多少能分点粮食。祖母很久也适应不了农村生活，队长给她定了最低的分工，还说：“牛教三天都能耕地，你学几个月还不会干活。”祖母气得扔下锄头，伤心地大哭起来。为了不让家中的几位老人在别人的冷眼乞食，品学兼优的父亲毅然放下书包，用稚嫩的双肩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开始了“编外农民”的生涯，那年他还不足十六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给我们家下放的人口落实了市民待遇，全家也筹划着重返洄水湾。一位亲戚愿意无偿提供宅基地，父亲也专门学会了蒸馒头、烙烧饼、搓麻花、炸油条一整套手艺，准备在洄水湾开一个小食店，以此来养家活口。回到洄水湾成了全家人梦寐以求的心愿，在儿时的记忆中，洄水湾是那样的亲切。每逢遇上街赶集，姐弟俩总是舍近求远，嚷着要到洄水湾。踏着老街的青石板，父亲指着一些陌生的门楼说：“这是你祖父辈的祖屋，那是我们家下放前居住的房屋……”洄水湾的乡亲们总要热情的拉我们到家里坐坐，拿出好吃好喝招待，临走时还要给我们姐弟俩买些零食、玩具，甚至还有漂亮的新衣服，新鞋子。

父亲为了把我们母子三人的户口转为居民户口，四处托人，八方求情，最终毫无结果。父亲在多次碰壁后，早已心灰意冷，一门心思地勤劳耕作、发家致富，很快就在村口盖起了三间气派的新房。搬家那天，十里八乡的亲友都来庆贺。鞭炮劈劈啪啪地响着，姐弟俩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哪里知道，全家就要在这里扎根了，再也不能回到洄水湾了。

后来，我第一次走出八道河，来到向往已久的城市，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活。那时，山里交通极为不便，每次返校都要费尽周折，步行二十多公里，到洄水湾才能乘坐三轮车，至洄河坐船赶往县城再转乘火车。参加工作后，时常因公出差或外出培训进修，洄水湾是必经之路，来回往返中，见证了小镇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在家乡从教十年之后，改行进城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我的足迹遍布紫阳的乡镇村组，奔忙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为紫阳发展摇旗呐喊，鼓劲造势。因为一份浓浓的乡情，我倾注心血和笔墨最多的还是洄水湾，竭尽全力向外宣传推介这里的人与事、景和物。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宣传部被安排在洄水镇驻村扶贫，我主动请缨分管脱贫攻坚工作。几年时间里，我和“四支队伍”共同奋战，实施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项目，大力发展茶叶、魔芋、冬桃、养蜂四大产业。村里成立甜蜜蜜养蜂合作社，我把亲手拟定的标语“荒坡建成花果山，乡村变成蜜罐罐”挂在村口，说服部领导拿出办公经费为乡亲们购买花种、蜂种、蜂箱及养蜂工具。协调申请商标、设计包装，联系江苏常州一家电商公司帮村里销售蜂蜜。家家有产业、户户稳增长，村民们真正过上了甜蜜蜜的日子。

父亲过完六十岁生日，我软磨硬泡说服他进城跟我同住。接他进城那天，车子驶过洄水湾时，父亲特意让司机放慢车速，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若有所思。我给他办理了民间版的“退休手续”，结束了他四十四年“编外农民”的生活。一只疲惫的陀螺突然停止了转动，父亲总是莫名地发火。我知道，我把一棵大树移栽到了县城，而根却留在了乡村。

父亲慢慢适应了城里的生活，闲暇的时候，他总是跟我提起“绥定府”“燕子岩”，那是我家的祖籍。童年时，祖父也曾多次给我讲过“燕子岩”的故事，余氏族人在那里聚居，成千上万的燕子秋去春来，在悬崖峭壁上垒窝，岩底堆积着厚厚的粪便，族人将其挑回家做肥料，那儿土地平坦而肥沃，族人其乐融融，生活富足。其实，祖父也不知道“燕子岩”具体在何处，迁陕时家人随身带的族谱在战乱中丢失，故事是从先祖那里一辈一辈口口相传而来的。

迁陕始祖埋葬在离洄水湾不远一个叫柳梯岗的山坡，五重豪华的墓碑毁于“破四旧”运动。幼时走亲戚时，我还跟随父亲去祭拜过，残存的碑文依稀可辨，可惜那时读不懂艰深晦涩的古文，也无寻根问祖的意识，没能记住碑文的片言只语。多年以后，我请好向导，带上柴刀，在丛生的荆棘中找到坟墓，墓碑已荡然无存，仅剩一个矮矮的土堆。我在百度上搜索，四川省达州市叫“燕子岩”的地名竟有十一个之多，无法一一核实。我找到清代绥定府老地图因细研究，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了数本川渝两地的余氏族谱，托人给我寄来了达州市及各县的方志，甚至还找到四川一个公安上的朋友查找户籍，一丝一毫信息都不放过。千方百计找寻，依然杳无音讯，一个长辈口中的大族竟然在历史的烟尘中销声匿迹。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路风尘仆仆，匆匆走过半生。几十年里，我曾无数次路过洄水湾，无数次回到洄水湾，或从这里出发远行，或在这里驻足停歇。走过万水千山，却永远也走不出心中的洄水湾，那是我心灵深处永远的港湾。



瀛湖

第1289期

初雪 木樨作

行吟紫荆

■ 汪海玉

从地图上看，紫荆镇像是一片树叶，一叶障目，藏在秦巴山间。

正是雨后，山间还有少许雾气，断断片片的，微风吹来，仙气十足而飘飘然。我们仿佛是一头撞进紫荆镇上，以至于在山雾气里行车两三个小时，紫荆镇不大，地处汉滨区北部山区，恒河中游。东邻茨沟镇、南接大河镇，西与中原镇交界，北与商洛市镇安县达仁镇毗邻。辖区总面积193.7平方公里，也是汉滨区最小的一个乡镇。到达镇上，街道不长，当地人玩笑说，走完紫荆街道，从街道下点一根烟，街道走完了，烟还没有烧完。这话不假，紫荆街道的确不长，政府、医院、学校所在地都是依山而建，民房依山傍水，溪流潺潺，放下脚步时候，在紫荆，时光很慢，紫荆的日子过得很慢，一驻足，慢到足以回味一生，而我长相伴。

紫荆的山很大，很多，山尖形状不一，像雄鹰的，像狮子的，像隐居智者的，但是没有黄山的秀，没有华山的险，没有泰山的伟，甚至连大巴山也比不过，就是这样寂寂无闻的山孕育了一个叫紫荆的小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虽然紫荆的山没有多大名气，但是比山很有名的是颜色。

紫荆镇，因紫荆花得名。阳春三月，紫荆的山野之间，到处姹紫嫣红，紫荆花开遍山头，一团团一簇簇的粉色花枝，成为绿水青山中一道靓丽风景。《本草》记载，紫荆，喜光耐寒，皮果木花皆可入药，花也可登堂入室，丰富餐桌。

在紫荆镇，要说紫荆花是一种姹紫嫣红颜色。那么更有一种红色，那是革命的颜色。陕南抗日第一军在紫荆成立，以何继周领导的安国官兵，在西安市长安区引驾回举行起义，组成“陕南游击纵队”，拉回秦岭山区开展武装斗争，学习红军，打富济贫，宣传抗日，活动时间长达两年之久。我们采访去了一所小学歇脚，名叫一军小学，我们知道是为了纪念陕南抗日第一军在紫荆活动而更

名，将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播种在紫荆的土地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息。

1935年，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离开陕南，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在红二十五军留下的部队的基础上，会和各自领导的游击队，于同年10月在商南县碾子坪成立了红七十四师。11月上旬，红七十四师南下，经紫荆、荆河等乡到旬阳县开展活动。1936年初春，为了扩大红军影响，红七十四师独立团在紫荆、荆河一带同敌周旋。这里山大人稀，敌人力量薄弱，红军经常到此活动。同年9月，红七十四师与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安康北山会合，两支部队从此两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互相配合，协同作战。

我们迈着一一种敬仰的步调向着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馆走去。越来越近了，那塔上高举的步枪直指苍穹，我仿佛听到了那一声响彻云天枪声，随即而起的枪炮声、呐喊声、厮杀声，热血沸腾，汹涌澎湃，交响汇聚成一首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无数革命先烈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用鲜血染红了那塔上高高飘扬的红色军旗。军旗上那鲜艳的红色，那代表陕南人民革命的颜色，从那一声枪响起，便慢慢染遍整个安康大地。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因为热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我们都不会忘记秦巴山间的红色小镇紫荆。

早得知友人在紫荆镇上的九年制学校任教，借采访间隙便去拜访友人。在学校吃过午饭，友人邀请下，一同前

往部分学生家进行家访，由于在山里当过教师的原因，对于学生有莫名的好感，于是欣然应允。山路十八弯，水路九连环，参差不齐的房屋，若隐若现，时而忽现。一处房屋，白墙碧瓦，呈现在我们眼前。友人说此处便是一学生家。进屋后，家具不多，收拾的干净整洁，一位慈祥的老人便是友人家访对象，老人话也不多，很平凡的农村老妇人。

在路上就对我说，这个老奶奶很伟大，这个学生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是她收养的弃婴。老人回忆说，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外出打工出了意外，成了植物人，女儿在19岁也夭折了，老伴也相继离世，日子愈发艰难，然而老人，选择了坚强。在困难的日子里一共养大了三个弃婴，每一个弃婴的“降临”，她没有一丝嫌弃，而是比亲生母亲还周到细微，一年365天的劳作，供他们吃喝，上学念书，直到现在，年过花甲，还在继续传递爱的种子。听完了老人的经历，我们心头为之颤动，使我们肃然起敬。临行前，我把身上所有的钱塞到老人手中，但是要强的老人一直在推脱，友人只得说这是孩子的奖学金，无论如何要收下。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没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能力所及，然而那种精神的向往还在。在紫荆的印象里，平凡的老人，像紫荆的山一样寂寂无闻，然而她有母性的光辉，像山一样厚重伟岸。

一条河划破山间，直流而下，水本来和山一样没有名字，上游被称之为荆河，因镇名为紫荆，流过的河床皆为紫荆河，

紫荆镇境内河道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境内最大的河流为恒河，主要支流有紫荆河、甘沟河、茅溪河等，都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

镇上安排宣传办的干部和我一同前往采访地点，我们逆流而上，清澈见底的水，泛起细小的浪花，行走在窄窄的小路，时而鸟鸣，时而河流低吟，平平仄仄，长短不一，唱出心里最安静的山歌。终于到了，我们采访对象是一位中年创业者，因为厌倦了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活，他选择了在家乡种植核桃创业，他告诉我们，他的核桃园，满山都是，一直通到了与商洛交界处。当我们问道他的初衷的时候，他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但是从他的言语里读懂了他，他要把乡愁留在乡村，因为不想让乡村像紫荆花一样，春天一过，慢慢凋零。

归来的路上，我对镇上干部说，红色的土地，必将孕育伟大的人民。我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如平凡的老人，留住乡愁的创业者，他们即是普通的劳动者，也是时代的先锋者。

回到镇上已经夜深，夜晚的紫荆，没有一丝丝的动静，只有河水撞击石头的声响。夜里，起了滴滴答答的雨，敲打着窗沿，一声雨声三声，声声都是一曲福音，夜梦也随之清新了。紫荆的夜寂寥，枕上听见山林树叶轻吸雨水的声音，如丹青手边染铺宣纸，带着清古的文气。翌日清晨，天气放晴，山更加青翠，水更加清澈，紫荆镇又焕然一新，被雨水清洗的紫荆，水润华丽，抬头向山上望，扯天连云，半山烟雨半山云，一朵朵白云，倚云娇羞。

紫荆印象里，我想起来了，曾经撰过的一副对联：读山悟道，临水听禅。我们走进紫荆镇的山里，放下浮躁，选择一处河流静静聆听，静静打坐，然而每一座山，都是可以立地成佛。



化龙山 我来看你

孙同兴

一座山好似龙的化身，
有着小神农架的美名，
云来想往下，鸟来想安家，
山峦叠翠吹来远古的风。

一座山好似龙的图腾，
也有巴山夜雨的柔情，
树木绽百花，水来放歌声，
奇花异草捧出水墨丹青。

化龙山，我来看你，
千年万年，美在一相逢，
载一段时光，谁是谁的风景，
化作嫣然一笑，快乐踏歌行。

化龙山，我来看你，



千遍万遍，美成一懂得，
留一段传说，谁在为谁痴情，
挥手难说再见，伴彼此入梦。

化龙山 我又想你

黄战果

说不清谁是谁的风景，
也别谁说把谁千年来等，
还记得巴山夜雨，西窗剪烛，
你我许下的那个约定。

说不清谁是谁的旅程，
也别谁说把谁思入梦，
曾经在浪河岸边，依依不舍，
彼此相拥着那份深情。

化龙山，我又想起了你，
你是不是和我心灵感应，
小神农架站成风情万种，
迎面吹来峡谷的清风。

化龙山，我又想起了你，
你会不会和我再重温旧梦，
执手相牵走进良辰美景，
云中留下最美的歌声。